

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金翼



封面设计：庄凌

THE GOLDEN WING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47.

金 翼

JINYI

中国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林耀华 著

庄孔韶 译

林余成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8,000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定价 3.80元

ISBN7-108-00236-1/C·9

著 者 序

《金翼》是我在四十年前写成的一部研究社会学的著作。

一九四〇年，我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嗣后曾留校担任助教。其间，我利用工作余暇，对三十年代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着手写这本书，并于翌年脱稿。

在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腊斯克(B. Lasker)教授的推荐下，《金翼》得以于一九四四年在纽约印行，当时所用副标题是“一部家族的编年史”(A Family Chronicle)。该书面世后，美国、英国曾有多篇书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在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代理系主任，太平洋研究所的何兰德(W. L. Holland)先生曾来华与我会晤，请我修订此书。英文修订本以“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为副标题，较原稿增加了最后一章的理论阐述，并请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斯教授(R. Firth)为之作导论。一九四七年正式出版于伦敦。

这部书的出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国内学者十分重视，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曾向日本学术界举荐；英、美、日等国素享权威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做出了积极的、广泛的评论、研讨和介绍，评价较高。时至今日，海外一些大学的

6215.2/23

人类学系还把此书选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主要参考书。前几年，我曾先后去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处，并到美国加州、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密西根等大学访问，足迹所至，主人们总是提到《金翼》，读了这本书，似乎觉得往昔中国古老、神秘的一切，变得比较逼真、切实了。对于作者而言，这已经是很大的满足了。

《金翼》一书，是用小说体裁写成的。数十年来，不少读者、不少朋友在问：这部著作，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

我想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同时，这部书又汇聚了社会学研究所必需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

这部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人物，活动的年代是自辛亥革命到日本入侵中国之间的三十年；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南方闽江中游的农村，从村落到乡镇乃至都市；活动的舞台是从农业到商业，从经济、文化乃至地方政治。而这正是我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一切，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本书所描绘的每个事件甚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作为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社会的成员之一，对其多年中沿习的风俗习惯、文化特质，我无不谙悉。

然而，绝不仅此。实地观察和分析，是社会人类学主要的研究方法。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前后，曾两次返回家乡，利用一年半时间，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系统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

后便赴美深造。这部书中使用的资料，相当一部分是在那时搜集并整理出来的。我本人出于这同一社会，以其参与者的身份，“自观”地对其进行研究（这里可以借用当代文化人类学中的术语“emitt”），也就是说，既有直接的、从该社会内部进行的观察，又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透过大大小小的事件叙述，从微观到宏观，超越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范畴，赋予其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我希望，这样做，能够得出更为客观、中肯，更加深刻，更切实际的结论。

总之，这本书所记述的，从纵向讲，有其历史的连续性；横向则具有延伸的广阔性。我试图在其中真实地再现三十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情景，科学地认识这一自然经济社会的剖面。真实性、历史性、理论性的结合，是本书追求的宗旨。为了使原本丰富生动的历史事实不致于桎梏在刻板艰涩的论著形式之中，我采用了小说体裁，把全部材料重新加以组织，有机地融化在故事情节内。也许，单纯作为注重情节变化的文学作品来读，《金翼》是不大适宜的。

《金翼》描写的时代已经远逝了。但是，我们今天对于国内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还十分薄弱，对于汉族文化生活，对于汉族社会具体的调查研究及其系统化的科学成果也还为数不多，尚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本书虽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或许还能作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参考读物。这就是我承三联书店之邀，愿意把这部书贡献给广大读者的原因。

《金翼》原来是用英文写成并发表的。一九七七年，中译本（宋和译）曾首次于台湾出版。一九八三年，书店应读者要求，决定重译出版。承庄孔韶、林宗成二同志通力合作，把这部书译成

了中文。遗憾的是，迆译完毕已近三秋，仍未能见书。幸编辑先生鼎力疏通出版印刷诸关节才使此书有了着落。愿能尽早面世，使中国人在半个世纪后看到自己的故事。目下，译者林宗成已远在海外就读博士学位，庄孔韶在我的指导下成为解放后第一位民族学专业博士。近日，他荣获香港霍英东青年研究基金，这笔钱是用来完成他对福建汉族的田野工作、研究访问和撰写的一揽子计划，这一计划的直接结果便是本书《金翼》的续篇《金翼重观》，这前后两部书（以及今后的研究成果）将会构成一个人类学的专著研究系列，相信会引起海内外同行的新的兴趣。

诚挚地向海内外读者致意！

林耀华

一九八八年九月六日

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英文版前言

一九三四年冬，我回到位于中国南方的福建省。使我异常震惊的是在我的童年就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两家人的变化。这两家的家长黄东林和张芬洲是姻兄弟。二十五年前他们是生意的合股人，也同样发达。两家的新居近在咫尺，一直是路经两家之间商道上旅人们交口称赞的话题。现在两家的景况却全然不同。东林处于兴旺发达的顶峰，有许多直系和旁系的子孙。他既有钱财又有名望，而芬洲却死去了。他的家只剩下一位寡居的儿媳和她的养子。1937年我再次回乡时，我发现张家的房舍破败了，寡妇陷入孤独、贫穷的境地。她和养子甚至被迫返回远方的娘家，和远房亲戚们一起过活。

一度不相上下的两个家族为什么能在仅二十余年间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所左右？何至于此呢？我听很多人说过，一个家族的兴衰是由“风水”的好坏决定的，人类的意愿完全无力与命运的力量抗衡。我要相信这种看法吗？当然不。因为我受过教育，我必须从生活中而不是从神话中探索真正的原因。那么这原因是什么呢？

在谈到帝国、家族或个人的命运时，我们探索的是人际关系。我们能理解这些关系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能够领会那些发生在男男女女之间相互适应所发生的变化吗？我们究

竟能够认识命运的旅程吗？就以婴儿为例，当他降临人世那一刻，他就对父母、保姆和亲属作出反应。与此同时，尽管他是个婴儿，其他人也对他作出反应。他长大成人期间，这孩子同其他人交往，这种相互影响的性质就提供了造就他的力量。设想一下这一定是何等连续不断的适应过程啊！学者们现在说，人类的生存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学习对刺激作出反应的过程。人的行为像所有动物的行为一样，处于这些过程的控制之下。科学终于开始描述这些过程了。现在这里讲的是张、黄两家的命运。他们两家有亲戚关系。他们适应实际状况、环境和种种事件以便学习与生存。他们经历了些什么呢？

正如我所表明的，这一研究是取自许多学者和个人观点的发展。我同这些国内外的学者和个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我只能提到几位以某种方式对这部著作有所贡献的学者。

首先，我在社会学方面的启蒙教育得自北平燕京大学吴文藻教授，他的教诲始终鼓舞着我的学术研究。

我感谢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们在1937—1940年给予我一份奖学金。没有这份奖学金我不可能在哈佛大学做进一步的研究。我在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方面的训练受益于胡顿(E. A. Hooton)、托泽(A. M. Tozzer)、库恩(C. S. Coon)和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几位教授。

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得益于查普尔(Eliot D. Chapple)和阿伦斯伯格(Conrad M. Arensberg)，她们给予我极为宝贵的建议与批评。我的朋友加布里埃尔·腊斯克(Gabriel Lasker)极为关注这本书的进展。我尤其感谢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布鲁诺·腊斯克(Bruno Lasker)和霍兰(William L. Holland)两位先生。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由于他们的协助，

这本书才得以问世。

我愿向伦敦大学的弗思教授(Raymond Firth)致以谢忱，他为本书写了导言。在成都修改手稿时，我的朋友萨金特夫人(Mrs. Douglas N. Sargent)曾为我的英文润色。我还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饶毓苏女士，在国外和国内的几年中，她为我的作品提出了最有教益的批评。

林耀华

于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英文版导言

《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就构思来说，它的主题非常简单，却像竹叶画一样，其朴素的形式掩映着高水平的艺术。这个故事在于剖析福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本书的中心人物是第一家的家长黄东林，他说不上是一位英雄，却是中国农民中最优秀的典型，勤俭节约、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金翼之家”得名于附近一座形状很像金鸡的山，山峦的一侧如翅膀一般伸向新的房舍。看风水是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这样做会使家族发达兴旺，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反应就全然不同了。以偶然事件的形式所表现出的机遇：如突然死亡，与旧时学友重逢，幸运地发现一份文件从而赢了一场官司等，虽说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命运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一个人选择善或恶、聪明或愚蠢，确实不取决于兴之所至或偶然的机遇，而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这些爱好与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一个人的善恶智愚实际上早就选定了。林耀华教授以不同的说法表达了相同的见解：“我们今天可以将‘上苍’理解

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

作者遇到了所有严肃的文学作品都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个别事件的分析，提炼出普遍性。他有意识地让自己做这样一个工作：通过叙述一小群人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对一个社会过程加以考察和解释。他只是偶尔对必须说的用抽象的语汇加以表达。但他非常成功地避免了很容易陷入的险境，即对某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农民的生老病死做冗长的记述。相反，他巧妙地设法将这一记述提高到具有真正社会学意义的水平，使几乎每一件事都成为东方农村社会某些进程的缩影。而且，林教授所选择的方法不只是使读者感兴趣，其长处还在于摆脱了某些科学程序的一般原则，至少摆脱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常常不可避免地大量引用文献资料。作者似乎是身临其境，不论是在药铺、在闺中、还是在土匪山老巢，他都能真实地告诉我们每个人物的言行举止，甚至能探寻他们的心灵深处，解释他们当时的动机和昔日的感情。我们一定会发问，所有这些在何种程度上是真实的？我猜想林教授不会回避这个问题。他会指出，正如在序言中所暗示的，他写的是他的故乡，他从童年开始直至成年相识的人们。倘若他并不是一直与他们朝夕相处，至少他也是经常处于相同的环境。例如，人们或许可以认为作者本人也体验过一些他所叙述的经历，诸如一位读书人告别故乡，在海外求学，而后载誉归来身居要职。然而，不论他是如何集真实的观察和想像的再现之大成，其手法是如此的圆熟，书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可信的。

请我写这篇导言并不是为了证明作者取材的真实性和概括的恰当与否，就这一点而言，作者早年同吴文藻教授的交往以及他本人的声誉已是明证。作为同行，我的任务不过是说几句赞

誉之辞而已，我个人尚无机会到中国去工作，却早就对研究中国文化感兴趣，并且同民主世界一样，对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深深地表示崇敬之情。

我发现叙述和附加的分析十分引人入胜。在我们英国的中国同事和朋友的交谈中，我们习惯于欣赏他们有关英国社会生活的温文有礼而又简炼精确的评论，以及他们从新的角度观察我们公认的、有时十分古怪的行为。作者在他对一般事件的评价也是公允和客观的，甚至这些事件可能发生在他们那被战乱所分裂的祖国。西方读者对于虚构或真实的中国家族史已有所了解，这些家族史也反映了整个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诸如《红楼梦》这类翻译作品，诸如《乐土》及其续集这类原版书，或者更为引人入胜的《被逐出的家园》，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作了生动的描绘，但读者早已希望能看到中国学者的这类著作，他们作为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从童年起就熟悉自己叙述的场景，而且精通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本书就是这样一部著作。

这本书文体自然，故事精心地展开，人们也许会猜想它是否对社区生活的各个侧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有条不紊的表述。本书的材料极为丰富，因为作者对人物生活中各种事件，甚至在区区小事中包含的一整套传统关系作了进一步分析。为东林的新居准备木材使他陷入一场纷争。这成为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的展开解释了当地的司法制度。两兄弟之间的争吵为分析“分家”过程提供了根据，分家使共同的宅户和宗族分裂为较小的独立存在的团体。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农业周期、婚礼、葬仪、轮船公司的业务，甚至如土匪活动那样一些令人不快的方面，以同样朴实无华的方式依次展现出来。

通过全书的分析，读者越来越意识到对于中国家庭和其他

风俗习惯的传统看法是何等不真实。过去认为这是一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个人丰富多彩的活动受到温文有礼、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以及其他社会习惯和礼俗原则的严格约束。这些原则确实发挥着作用，但与此同时，个性也确实确实、有时甚至是强烈地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引用很多情节，它们解释了这一点。一般认为，中国妇女受到压迫，服从自己的男人和婆婆，以至于使她们几乎变成了奴隶。书中举出了相反的例子：一个自己有钱的妇女在商业中投资；妯娌们不受其丈夫的叔伯的管制，彼此争斗；由于护着儿媳妇，一个男人被他的老婆一再数落；一位儿媳竟如此凶悍，拿着刀满屋追赶自己的丈夫，并砍伤了一位前来干预的、上了年纪的亲戚的手腕。作者通过兄弟之间、叔侄之间关系的类似的描述，穿插提到违背宗族内不准通婚的原则和几乎违背同辈通婚原则的行为，表明这类违背孝道的事例决非是仅存的。的确，中国社会的全貌就是这样展示出来的。这个社会做出种种努力来纠正违背这些原则或社会关系的行为，其纠正的方式本身也是精心设计、众所周知的，而且几乎被法律化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这种效果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社会过程。但正如每一位人类学家都明了的，当人们逐渐习惯于这一过程时，这种印象就会日趋消失。所有这些对于想了解中国人的人以及对于社会人类学家来说，并无新奇之感。因为人类学家了解理论与实践、原则与对原则的遵从之间的脱节差不多是一个公认的假说。但本书提供了一套作为论据的事实，它将会有助于摧毁任何残存的关于中国人在社会事务中麻木不仁，不可理解的神话。

林教授对书中各种材料的综合为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在最后一章他着力以理论形式详尽阐述的概

念是：人际关系体系处于一种持续均衡状态之中，这种均衡不时被外部力量所打乱直至建立新的均衡。“人类生活就是在平衡与失调、均衡与不均衡之间摆动”。这样一种综合的概念当然不过是一些试图理解和表达一个复杂的现实的可行方式，这仍是社会科学家所讨论的一个主题。例如，有些人可能会问，这种从物理学类推而来的均衡状态的观点是否过于简单化以及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否曾达到过。有人可能争论说，社会活动是同时由加强和削弱平衡的力量的对抗所标志，平衡决不可能达到。再者，使用这一概念，人们是否就不能区别达到与保持个人或心理的均衡以及达到与保持团体和社会的均衡？当后者被破坏时，前者才得以保持。正如这本小说中令人感动的最后一幕，一位老人在日本飞机的轰鸣声中还能保持冷静并意识到生活的真谛。社会学家希望讨论这类主题本身已加强了本书的魅力。

最重要的是，林教授令人赞叹地指出他选择并加以分析的两个家族所发生的变化决不是偶然的，这是说明普遍原则的例证。这些普遍原则对于理解社会进程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对于那些对故事比对潜在的社会学更感兴趣的读者来说，《金翼》也将是一部充满丰富经历的激动人心的小说。作者对道德问题做了冷静而公允的分析，同时又怀着明显的同情心。

雷蒙德·弗思教授

(Professor Raymond Firth)

目 录

英文版前言	1
英文版导言	雷蒙德·弗思 4
第一章 东林的青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摆脱贫困	12
第三章 打官司	24
第四章 张家新居	34
第五章 早期教育	45
第六章 村里的节日	55
第七章 农业系统	64
第八章 大米交易	72
第九章 商店的生意	81
第十章 芬洲的命运	89
第十一章 求学雄心	97
第十二章 分裂	106
第十三章 店铺分家	117
第十四章 土匪	126
第十五章 兄弟争吵	137
第十六章 店铺的扩展	149

第十七章	趋向两极的张黄两家	159
第十八章	地方政治	171
第十九章	水路交通	183
第二十章	僵局	193
第二十一章	把种子埋入土里	206

第一章 东林的青少年时代

有一次，那还是东林的爷爷在世的时候，黄村来了一位收税人，他很不公平地对待村里的一家人。东林的爷爷是个直性子人，他敲响了一面锣招呼同族人出来以便对付收税人及其同伙。如果不是税吏马上道歉的话，就会发生一场流血的争斗。从此，黄村便获得了一个头衔，被称之为“蛮村”。

金鸡山高耸而苍翠，蛮村就位于山麓的低坡上。村落的下方是为高山哺育的谷地。数以百计的村人居住在这里，他们主要的生计就是耕种这和缓的斜坡和山谷里的肥田沃地。那苍茫的林木一直延伸到上方陡峭的山腰。每当天空清澈无云之时，如果一位好眼力的人向金鸡山低坡上的一抹翠绿中望去，那就不难发现其中掩映着的农舍屋脊，屋脊上依次叠压的片片灰瓦，宛如鱼儿身上覆盖的鳞。

林子下方刚好是一条通商大道，这条大道向西两英里便是湖口镇码头，从那里沿江船只顺流而下直抵滨海城市福州；从黄村向东二十五英里则可通向地方城镇古田，由于这条大道从古田镇一直向西伸延，所以人们通称西路。在这条大道拓宽通车之前，在湖口和古田之间的交通令人作难，以往人们只能步行往来，靠肩挑手提运送货物，于是他们经常在黄村的茶馆里歇息，每一趟都歇上好久，谈论着地方上发生的琐事。